

中华文史资料文库

经济工商编

第十二卷 (20—12)

工 业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6·北京

目 录

第十二卷

一、工业

- 英国统治下的开滦煤矿 王冠东(1)
- 中兴煤矿经营始末 张叔诚(20)
- 中福煤矿的坎坷道路 孙越崎(27)
- 山西保晋矿务有限总公司和大同
地区煤矿企业 侯德旺 王思贤(39)
- 我所知道淮南煤矿的缘起 程华亭(47)
- 抗战前的六河沟煤矿 孙继民(52)
- 对井陉矿务局石家庄炼焦厂的
回忆 张鹤年(63)
- 记甘肃玉门油矿的创建和
发展 孙越崎(67)
- 汉冶萍公司始末 马景源(76)
- 义昌仁铁行和青岛钢厂 王莘田(86)
- 陆伯鸿创办和兴钢铁厂 朱镜清(91)
- 华中钢铁公司筹建经过 刘 刚(96)
- 云南炼锡公司进入国际市场
的经过 缪云台(100)
- 我创办中华辗铜厂的经过 余中南(105)
- 马步芳是如何垄断青海金矿
的 李庆芬(111)
- 周仲宣与周恒顺机器
厂 周英柏 周兹柏(115)
- 洪发利机器营造厂的兴衰 王大煜(129)
- 中国第一个大型机械制造工厂
——中央机器厂 马文和(134)
- 重庆钢铁机器业主体的形成
及其兴衰 李本哲(140)
- 中国缝纫机厂的兴衰 葛纪元(147)
- 汉阳兵工厂火药厂见闻录 杨日升(151)
- 奉张时期的东北兵工厂 沈振荣(155)
- 山西兵工史略 周维翰(167)
- 日伪时期的东北兵工厂 陈修和(175)
- 第二十二兵工厂抗战迁滇
纪实 霍建明 袁家福(180)
- 第二十四兵工厂创建人
杨芳毓 杨庆杰等(187)
- 中美合办的中央飞机制造厂
及迁滇建立垒允厂始末 闻 鹤(195)
- 空军第一飞机制造厂迁滇纪
略 杨福星(201)
- 南昌中意飞机制造厂的创建
与西迁 李 祺(204)
- 大定航空发动机制造厂
始末 汪福清 张汉钟(207)
- 吴淞机厂——戚墅堰机厂史
略 陆 俊(211)
- 解放前中国电力工业的演变 陈中熙(219)
- 汉口既济水电公司的由来和
演变 贺衡夫(232)
- 对秦皇岛开滦港口电厂兴建与
发展的回顾 向予阳(237)
- 沪宁铁路线上的动力心脏
——戚墅堰电厂 吴俊卿(241)
- 宁夏第一个发电厂始末 彭德昌(253)
- 兴建大冶电厂前后 黄文治(257)
- 华生电器制造厂的创办和

发展……………马荫铨(262)

抗战前后的中央电工器材厂… 赖 滔(266)

启新洋灰公司历史概述…………… 姜友昆(271)

启新洋灰公司的初期资本和资方
的派系矛盾…………… 周叔弢 李勉之(281)

我对四川水泥厂的回忆…………… 宁芷邨(297)

大中砖瓦厂简史…………… 朱桓铭(304)

我所知道的爱国实业家
范旭东…………… 章执中(310)

李烛尘参与创建“永久黄”
团体…………… 李文采(327)

永利碱厂奋斗记…………… 陈调甫(330)

永利硫酸铀厂创建经过…………… 邹秉文(343)

吴蕴初及其化工事业…………… 吴志超(351)

中国化学工业社简史…………… 李祖范(368)

广州火柴工业与东山火柴厂… 利耀峰(376)

薛坤明与太平洋肥皂厂…………… 薛子仁(387)

塑料工业的先驱者顾兆楨…………… 顾卫丞(394)

天津永明漆厂简史…………… 陈调甫(400)

中国工业炼气公司简史…………… 郭明章(406)

中外合资经营的耀华玻璃
公司…………… 张训坚 郭治平(412)

广州市橡胶行业史话…………… 黄曦晖(424)

正泰橡胶厂 22 年的
经历…………… 杨少振 洪福荣(440)

简述张之洞创办的湖北纱布
麻丝四局…………… 黄师让(450)

近代中国第一个大实业家
张謇…………… 陆仰渊(453)

周学熙的一生及所办实业…………… 周禹良(461)

我的家世与个人经历…………… 周志俊(474)

实业家刘国钧…………… 巢福僧(490)

无锡著名的六家民族工商业
资本…………… 王康唐等(506)

荣家经营的纺织和制粉企业
概述…………… 李国伟(522)

无锡杨氏与中国棉纺织业的
关系…………… 杨通谊(529)

董澄农与大成实业公司…………… 杨用勋(537)

刘鸿生及其企业所经历的
波折…………… 刘念智(544)

苏纶纺织厂的创办与发展…………… 徐仁官(557)

青岛华新纱厂概况和华北棉纺织业
一瞥…………… 周志俊(561)

裕大华企业 40 年…………… 黄师让(572)

记三友实业社…………… 朱梦华(604)

我和武昌第一纱厂…………… 程子菊(612)

上海永安纺织公司是怎样创办
起来的…………… 郭棣活(618)

上海永安纺织公司在困境中求
生存…………… 谭仁杰(624)

西北机械纺织工业者石凤翔
纪闻…………… 芮廷玉(629)

我的创业生涯…………… 章剑慧(633)

束云章与雍兴公司、中纺公司… 袁雪崖(642)

雍兴公司在西北的工业…………… 尹仁甫(648)

回忆中纺公司…………… 顾毓琇(672)

我在青岛中国纺织建设工作
的回忆…………… 范澄川(683)

华商纱厂联合会创立经过…………… 王子建(696)

仁立公司的曲折
道路…………… 朱继圣 凌其峻(700)

宋秉卿与天津东亚
公司…………… 杨天受 李静山(712)

我家经营面粉工业的回忆…………… 荣漱仁(723)

天兴福的创立和发展…………… 邵越千(730)

忆保定乾义面粉公司…………… 刘秀臣(746)

苗氏工商业兴衰 50 年…………… 苗兰亭(751)

张廷阁与双合盛制粉厂…………… 杨云程(760)

我经营重庆复兴面粉厂的
回忆…………… 鲜伯良(766)

上海制线工业与飞纶制线
厂…………… 罗立群(776)

广东第一间蒸汽缫丝厂继昌隆及其
创办人陈启沅…………… 陈天杰 陈秋桐(784)

范崇实与四川丝业…………… 周晦若等(791)

难产的上海安乐人造丝厂·····	邓仲和(799)	销售·····	王煦生(913)
贵州成义茅酒(华茅)纪略·····	华问渠(803)	誉满中外体坛的利生体育用品	
金奖白兰地及其他·····	朱 梅(806)	厂·····	李清安 韩馨远(917)
绍兴老酒·····	陈觉民(813)	丁熊照与大无畏电池·····	王孚礼(921)
信谊药厂的创办与发展·····	陈铭珊(819)	张小泉剪刀厂·····	张祖盈 许子耕(923)
许冠群与新亚药厂·····	谈玉林(824)	王星记扇厂·····	胡慎康(929)
民生药厂创办前后·····	(831)孙延年	中国钟厂与三五牌时钟·····	蒋本仿(935)
民丰、华丰两造纸厂		记中华珐琅厂·····	黄日騄(938)
简史·····	金志朗 沙咏源(840)	民营厂矿内迁纪略·····	林继庸(945)
广东省营市头糖厂概况·····	冼子恩(854)	抗战期间上海民营工厂内迁	
经营百好炼乳厂的回忆·····	吴百亨(866)	片断·····	颜耀秋(955)
四川的榨菜业忆旧·····	张耀荣(883)	迁川工厂联合会纪略·····	李本哲(966)
简照南与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罗一星(896)	抗战胜利时内迁工厂陷入	
石湾陶业·····	麦大华(906)	困境·····	胡西园(972)
浏阳编炮和烟花的生产与			

难产的上海安乐人造丝厂·····	邓仲和(799)	销售·····	王煦生(913)
贵州成义茅酒(华茅)纪略·····	华问渠(803)	誉满中外体坛的利生体育用品	
金奖白兰地及其他·····	朱 梅(806)	厂·····	李清安 韩馨远(917)
绍兴老酒·····	陈觉民(813)	丁熊照与大无畏电池·····	王孚礼(921)
信谊药厂的创办与发展·····	陈铭珊(819)	张小泉剪刀厂·····	张祖盈 许子耕(923)
许冠群与新亚药厂·····	谈玉林(824)	王星记扇厂·····	胡慎康(929)
民生药厂创办前后·····	(831)孙延年	中国钟厂与三五牌时钟·····	蒋本仿(935)
民丰、华丰两造纸厂		记中华珐琅厂·····	黄日騄(938)
简史·····	金志朗 沙咏源(840)	民营厂矿内迁纪略·····	林继庸(945)
广东省营市头糖厂概况·····	沈子恩(854)	抗战期间上海民营工厂内迁	
经营百好炼乳厂的回忆·····	吴百亨(866)	片断·····	颜耀秋(955)
四川的榨菜业忆旧·····	张耀荣(883)	迁川工厂联合会纪略·····	李本哲(966)
简照南与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罗一星(896)	抗战胜利时内迁工厂陷入	
石湾陶业·····	麦大华(906)	困境·····	胡西园(972)
浏阳编炮和烟花的生产与			

英国统治下的开滦煤矿

王冠东

先父王绅（号厚斋）于1905年到开平矿务公司担任总文案；开平、滦州两矿合并后，调任汉文处翻译，1924年离去。我于1919年入开滦，初任收发主任，继调任机要秘书，于1934年去职。我父子总计在开滦先后达30年。这期间，正是英人那森所谓锐意经营的30年，也是英国大量掠夺我国矿产资源和残酷剥削我国矿工的30年。

（一）开平煤矿的创办和断送给英国的因由

1875年（光绪元年），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根据招商局总办、候补道唐廷枢（即唐景星）的建议，在直隶省（今河北省）滦州所属距开平镇西南18里的唐山，用土法采煤。因煤矿在开平镇，故于1877年（光绪三年）正式成立开平矿务局，以创办人唐廷枢为督办，设局所于天津海大道（后改为大沽路）。除拨给官款外，又招商股80万两，名义虽系“官督商办”，实际一切都由官总其成。虽有商股，实同官产。

我国煤矿在当时虽已有采用“洋法”开采的，如台湾的基隆、湖北的荆门、安徽的池州，但成效尚不显著。1879年（光绪五年），开平矿开始购买机器，按西法开井，以后逐渐发展，每日产量达五六百吨，所产均系优质烟煤。从此，铁路、轮船及机器制造各局用煤，就不必再远购于外洋了。

1892年（光绪十八年）唐廷枢逝世后，江苏候补道张翼（燕谋）继任开平矿务局督办。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在华北各省普遍展开。由于广大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看到我国的铁路、矿山和各种工厂，多操在帝国主义手中，且用机器生产进行剥削，所以激起义和团的强烈反对。开平煤矿是用西洋机器开采的，矿上也有洋人（美人胡华即是矿师），当然也在被反对之列，因而矿局人员逃避一空。接着，八国联军侵入华北，帝俄军队由关外进占了唐山矿区，矿局在天津的产业被英、德等国军队占据。6月22日，张燕谋也被英军逮捕。被捕的原因非常离奇，说他养有大量鸽子，因而断定他是利用鸽子作工具，和“乱徒”（污蔑义和团的称呼）暗通消息。6月23日，张燕谋在英军监狱中就迫不及待的出具一个授权书，委派德国人德璀琳“为开平矿务局总代理人”，授与他全权管理该公司财产。据说由于德璀琳和胡华向英军当局陈说张燕谋与“乱徒”没有往来，6月24日张突然地被释放了出来。这一幕“捉放”的微妙关系，是颇耐人寻味的。

德璀琳趁火打劫骗夺矿权

德璀琳本是德国籍的中国海关官员，曾任天津海关税务司，因为他喜好古玩，同张燕谋结谊。德璀琳同英国的玛利太后（德国人）有亲属关系，所以他同英国人的关系也很深，同墨林（英国人）、胡华（美国人）都常有往来。

德璀琳早就觊觎我国富庶的煤矿，甲午（1894年）中日之战时，他曾经怂恿张燕谋让开平招收外股，说这样可以得到外国势力的保护。义和团事起，他就趁火打劫，向张燕谋说：现在的形势更严重，因为有八国的军队进入天津，仅是加入外商股份也无济于事了；必须把主权完全转移给外国公司，变成外国的企业，才会受到联军的尊重，才能保全开平的财产。德璀琳进一步欺骗他，说这样做，实际是招募外股来扩充业务，变成中外合办的公司；但表面上得立一个卖契，在英国注册，才能得到保障。德璀琳又用甜言蜜语哄他：将来“张大人”仍是新公司的督办，权力仍操在“张大人”手上。

昏庸糊涂的张燕谋就这样上了德璀琳的圈套，在他被释的半个月后，又补了一个正式的授权书。德璀琳接着就代表开平矿务局，勾结胡华，私相授受，把开平矿权和一切产业，立约卖与英商墨林（由胡华代表）。他因此当了开平的总办和董事，还得到2.5万酬劳股。

胡华威胁利诱逼签卖约

美国人胡华，即是后来美国第31届总统胡佛，他是伙同德璀琳攫取开平煤矿的国际大骗案的主角，当时在中国是以“矿师”身份出现的。1898年，英国一位名叫墨林的工程师，在天津结识了德璀琳和张燕谋，那时张不单是开平的督办，还是直隶、热河两省的矿务督办。因为听说墨林是采矿工程师，便要他代为介绍一位工程师，好勘探直隶、热河各地的矿藏，墨林遂把胡华介绍给他，胡华就这样成为开滦煤矿的“矿师”。

1900年7月30日，德璀琳全权代表开平矿务局，胡华代表英商墨林私订合同，成立“卖约”，将开平所有产业并应享权利、利益，一并卖予、移交于胡华。其中包括唐山、林西两煤矿，承平银矿，天津总局房屋，天津、塘沽、上海、香港、广州等地码头以及运河、地亩、轮船等等；秦皇岛（那时叫秦王岛）港口也附带断送，连建平、永平金矿股份、洋灰厂股份、津唐铁路股份都列了进去，包罗无遗。

凡交易买卖，须有价格。而胡华代表英商所买的开平这样多的产业和权利，卖约上并无价格，开平矿务局亦未收到丝毫现金，所以，虽然名为买卖而实际上是无偿赠送，是国际上的一个大骗局。

胡华诱胁张燕谋在卖约上签字时，是这样说的：“非约定一约作卖，托言与中国无关，不足以拒联军之扰。”^①对张施加恫吓，逼使他承认卖约。后在伦敦法院诉讼时，胡华亦供认：“曾经恫吓张大人。”^②胡华在恫吓之余，又加以利诱，许诺张燕谋种种利益，故又有1901年2月19日“移交约”与“副约”的签订。移交约载有“……由接理人永远执守”之语，张燕谋不懂英文，被人玩弄欺骗，竟在英文合同上签押认可。从此开平的大好资源，便白白落入外人之手。

胡华这个阴险的美国人，利用这些文件，勾结墨林，把卖约篡改，又转手卖给了墨林占有很大股份的“东方辛迪加”（一译为东方公司），改组为开平矿务有限公司，设于伦敦圣玛利街22号。胡华一方面以旧股东的经理入自居，一方面又以新股东的产业受托人身份出现，居然继任为开平督办，又兼董事。

张燕谋利令智昏，拱手白送

^① 根据魏子初：《帝国主义与开滦煤矿》所引《滦矿事实纪略》中所载（第127页）。

^② 见1905年3月1日《英公堂判文》。

张燕谋一再被人愚弄欺骗，毫不醒悟，虽也觉得德璀琳、胡华把他招募洋股、改为中外合资的原意改成“卖约”，把开平所有产业、权利“一并允准、转付、卖予、移交、过割与该胡华，或其后嗣，或其所派办事掌业之人”^①不是味，但后经胡华恫吓和利诱，答应把他的老股3000股换为新股7.7万股，另有5万酬劳股，由他与德璀琳平分，再白得2.5万股，并佯许他可做新公司的“终身督办”，在“优厚报酬”的利诱下，便承认卖约。

尤其不能容忍的，当时（1901年）清廷已派李鸿章、奕劻与联军议和，大局粗定，对此关系丧失国家主权、土地、产业的重大问题，张燕谋既不事先向清廷上奏，连他的顶头上司直隶总督（先是裕禄，辛丑议和时又是李鸿章）也不请示，竟以直隶、热河两省矿务督办及开平矿务局督办的双重身份，乖乖地在胡华、德璀琳所拟好的“移交约”与“副约”上亲笔画押，并加盖了他所有的各种不同的官防印信，把开平煤矿及其所有产业、权利无偿地拱手送人。

张燕谋于签押后，即随摄政王载沣赴德，为义和团事向德皇道歉。开平煤矿移交后，英国公司即派吞并开平最有功劳之胡华接充督办。胡华把持开平，声言此矿已卖与英商，中国人无权过问。新公司名虽增资为100万英镑，除旧股约1/3外，余60多万股（每股一镑），胡华未出分文，公司亦未收得丝毫现款，实际上都成为虚股，而当时开平资产已值85万镑，张燕谋等于白送，胡华等于白捡。袁世凯在《参张翼折》中就开平煤矿由一二人凭空断送，说：“不特为环球所稀闻，抑且为万邦所腾笑。”这倒是两句真话。

当外人接收时，中国股东大感恐慌，纷纷将股票售出，英国人又以贱价收买；后来中国人所有股票已不到1/10了。

张燕谋在“移交约”签订三个月后，才蒙混上奏，但仍说成是“加招洋股，改为中外合办”，而清朝政府和王公大臣们尚蒙在鼓里，听信张燕谋的鬼话，不知出卖这回事。可见以慈禧为首的封建统治集团昏愤腐朽到了何等程度！

到伦敦控诉的一幕丑剧

《辛丑条约》签订后不久，李鸿章死了，袁世凯继任北洋大臣和直隶总督。在1902年到1903年间，发生了三件事：一是唐山矿局所悬大清龙旗（与英旗并悬）被天津英领事勒令降下；二是秦皇岛开平英人所管的海港，竟拒绝中国兵船停泊；三是开平矿局前开之胥各庄运河，英公司也不准中国民船行驶。袁世凯才如梦初醒，感到情形严重，“请教”了英国公使，才知道开平的一切，全被张燕谋私自出卖了，他才上折参奏。

可是张燕谋也颇有来头，他除了得到李鸿章的宠信以外，又因在醇王府当过差，深得醇王奕譞的信任，故后来新醇王载沣出使德国，也带他去。他的继室又和慈禧太后有瓜葛之亲。袁世凯虽然三次参奏，清政府仅仅轻描淡写的给以革职处分，责成他设法收回而已。

1904年10月，清政府又恢复了张翼的三品顶戴，命他前往英国伦敦“设法收回”。张带随员严几道与律师赴英控诉，在伦敦法院演出了一幕丑剧。

清政府、袁世凯虽然三令五申，严饬将开平矿悉数收回，由中国自办。可是，这个利令智昏的“张大人”，却始终热衷于胡华答应给他的“终身督办”，也舍不得新公司给他的新旧加在一起的10.2万股股份（折合白银200万两以上）。他居然把清廷的“圣旨”搁在一边，不

^① 见1900年7月30日德璀琳与胡华所立卖约。

谈“废约”，不谈收回自办，而只要求英国公司履行“副约”，因副约对他个人权利有利。既要求履行副约，当然正约（即移交约）在法律上就成立了；如果没有正约，又哪来的副约呢？

张燕谋延请了英国皇家律师勒威特、吉尔和杨格耳，在法院起诉，口口声声要英国公司给他以驻华督办及赔偿未当督办时的一切损失，根本不敢也不愿提出废约和收回矿权的正当要求。官司拖延很久，伦敦《泰晤士报》曾有造成“百年悬案”的评论。后来初判虽令被告履约，被告不服上诉，又经英国上级法院判决，否定了原判。

退一步言，即令张燕谋胜诉，也根本与收回矿权无关。何况帝国主义的法律，是保护本国垄断资本利益的。张燕谋“赔了夫人又折兵”，花了不少钱，在英国法院演出一幕丑剧，只留下不少笑料而已。

（二）续办滦矿又被“合并”的经过

创办滦矿的动机

张燕谋自英国败诉归来，袁世凯见收回开平无望，天津官绅也感到气愤，他们就想起而抵制，由曾任长芦盐运使的南方财阀周学熙（时任关内外铁路总局的工艺总局局长兼天津官银号总理）、李士伟（也是财阀，后在北洋政府任财政总长）、李希明、王邵廉等会商，拟在滦州另开煤矿。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袁世凯接呈后，派员前往查勘，不但矿苗甚旺，煤质亦好，遂决定设立滦州煤矿，以与开平竞争。该矿也是“官督商办”性质，于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成立，资本200万两，除由天津官银号拨官银50万两以外，另筹集商股凑足。初名北洋滦州官矿有限公司，后正名为滦州煤矿有限公司。袁世凯委派周学熙为总理，孙多森为协理，设总理处于天津法租界大沽路，矿局设在滦州马家场。先用土法开采，旋即派员赴欧购买新式机器，依照西法开挖大井，先后在马家沟、唐家庄和赵各庄三处矿区开采，产量日增，所出煤质极佳，很受市场欢迎，远近争购，供不应求，予开平煤矿以莫大威胁。

滦州煤矿是袁世凯创办的，他见到开矿大有可为，彼时工业逐渐发达，需煤日多，民用亦渐增，销路不成问题，便想把滦州煤矿作为他的经济阵地，第一步和开平竞争，第二步进而吞并开平。他利用权势，把矿区划得特别大。按照当时矿章，每矿不得超过30方里，而滦州矿区，借口“此矿系为北洋官家用煤便利而设，与他矿事体不同”，把矿区宽展到330方里，超过规定限制10倍。

后来直隶总督杨士骧（1908年）和陈夔龙（1910年），都曾进行过收回开平矿权的活动。可是张燕谋仍在幻想他那“终身督办”，生怕收回后，周学熙又将是新公司的总经理，与他个人权利抵触。因而密奏清廷说：只要向英人交涉，让他做督办，就“等于”把开平收回了，又何必花很多钱去赎呢。昏愤糊涂的清廷，竟相信他这套鬼话，不支持收回，以致没有结果。

开平煤矿当时系由那森任总理，这是一个精明狡猾、工于计谋的英籍犹太人。“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那森就千方百计来搞垮滦矿，他知道滦矿股本并未收足，经济周转不灵，清朝国库又空虚，决无力作后援，故凭借其雄厚资力，施展垄断资本吞并弱小资本的惯用手法，锐减煤价，以打击它的劲敌。

开平在政治上有英帝国主义作护符，在经济上又得到英国财团的大力支持，他们为了狠狠地打击滦矿，把煤价由8元骤降至2.5元一吨，还附带赠品，如代修筑炉灶、赠送炊事用

具等。滦矿所产之煤，须售5元一吨才够成本，在这种形势下，只得被迫降低煤价，勉与周旋。又因京奉铁路系借英款兴建，英人得以控制运输，经常是厚于开平而薄于滦州，故意使滦矿到时交不上货，影响信用。滦矿尽力撑持，亏累不堪，矿区存煤堆积，负债累累，天津各大银号、商号几乎挪借殆遍。想发行债票以资周转，又为开平所破坏。滦矿虽有军阀官僚作后台，毕竟不是帝国主义对手，渐渐招架不住了。

《北方日报》的出现及其怪论

但是，开平的攻势并不就此为止，帝国主义分子那森，还进一步绞尽脑汁，阴谋并吞滦矿。他利用当时任开平矿务公司的总文案，并担任交际、翻译的王绅^①为他出谋划策，每天办公时间必抽出一二小时，约王在小客厅里秘密商谈并吞计划。除由王绅出面联络天津绅商，宴请当道官员外，并决定办一个报纸来鼓吹开平、滦州合并，以造成舆论。这个报就是后来的《北方日报》。

《北方日报》设在天津河东奥租界大马路，在天宝戏院（天仙茶园对过），原来那里是个米粮店，是租过来改建的。为什么不在英租界而设在奥租界呢？那森同王绅是有用意的。因为那里离中国地近，又可避免嫌疑。《北方日报》表面上的老板是王绅，而真正的老板则是那森，一切费用全由开平负责。开办费是5000元，设备很简单，也没有印刷厂（由别的印刷厂承印），因他们根本不打算长办。

《北方日报》的两个主持人——戴仁依和贺湘南，都是通过杨庆鏊（号邵九）向王绅介绍的。杨庆鏊是前直隶总督杨士骧的幕僚，同王绅是把兄弟。戴仁依河南人，贺湘南河北大名，两人不是秀才便是举人，都作过幕僚，颇有“文名”。戴任社长，贺是主笔，评论文章多是贺写的，有时戴也写。开平给他们两人的薪水，是每月各300两银子，在当时天津各大报的主脑人中，也没有这样的高薪。这两个家伙都抽大烟，过着享乐腐化生活。

《北方日报》的主要负责人，除戴、贺而外，就是徐桂舫，管理发行和广告，月薪200两。报纸没有人看，他就多给报贩些好处，强迫、低价推销；没有人登广告，不给钱也登，好填空白、装门面；另外也利用与开平有关的商号，软拉硬派。王云生和王凤林是两个小编辑；新闻来源，是靠剪刀浆糊来拼凑。日出一对开一大张，满纸荒唐的媚外崇洋言论，一贯鼓吹滦州应与开平合办，这是《北方日报》唯一的使命和特色。这张报纸的评论，往往先骂一通办矿的官僚作风，引起读者的共鸣；接着就提到请洋人办矿才是“出路”。由于这些亡国丧权怪论，给人刺激很深，虽事隔几十年，我还记得其中一篇评论的大意：

中国处于东亚温带，地大物博，矿产丰富，甲于天下，可惜缺乏人才，不会经营。欧美列强开矿，给国家造财富；中国的煤矿，却给国家造亏累，造债务。主要原因在什么地方呢？主其事者大都是些“候补道”，名为督办、总办，这些人都是官僚，只知道逢迎上司，吹牛拍马；对于实业，对于办矿，毫无知识，只知道铺张浪费，安置闲员。……企业有如高级衙门，对于生产反成次要，像这样的经营方法，如何能得到良好的效果？

更有一班顽固守旧派，视洋法如蛇蝎，不肯采用，久而久之，倒闭为止。当务

^① 王绅即先父，号厚斋，基督教徒，在美国美以美会设立在北京的汇文书院（大学性质，燕京大学前身）肄业，1891年毕业。毕业后先到海关工作，继调任北洋大学任英文教习，1905年由德璀琳介绍于那森，到开平矿务公司工作。

之亟，应该如何呢？利用洋法，聘请洋人，尽付之高薪厚利，如尚不足以安其心，还必须给以相当好处，才能乐为我国效力。比如我们直隶最好的煤田，莫如滦州煤矿，数载以来，弄得债台高筑，亏赔不堪；矿区所产之煤堆积如山，不是运不出去，即是销路停滞，整个煤矿已成瘫痪状态。如长与开平煤矿竞争下去，将要弄到两败俱伤。最善之策，莫如合作起来，共同经营，这样双方有利，国计民生皆受其惠……

这家报纸几乎天天都有这种奇谈怪论，难怪当时就有人认为它是外国人办的。当它出版了 27 个月，等到开平达到并吞滦矿的目的后，它也跟着寿终正寝了。停版后，那森给戴仁依、贺湘南各送 1000 元走人，王云生也弄到一个聚兴成分销处。

在这期间，英国人在天津办的《京津泰晤士报》、在上海办的《字林西报》和美国人在上海办的《密勒氏评论报》，也是经常鼓吹开平、滦州合并，认为中国人无办矿的才能与经验，必然失败，只有依靠洋人洋法，才能发展云云。它们都同《北方日报》一个调调儿，因为它们也是拿开平的津贴的。

托庇外力与开平“合并”经过

那森采用一系列打击、倾轧、破坏滦矿的手段，从政治上、经济上、宣传上各方面施加压力的同时，又向滦矿的官僚资本家加以利诱。所有这些，都是以搞垮滦矿、吞并滦矿为目的的。

此外，还有一个客观形势，促成滦州矿权的转手。那就是由于辛亥革命的爆发，滦矿的官僚资本家害怕革命势力，他们突然来了一个 180 度的大转弯，把原来收回开平的目标，变成托庇外人势力，转向开平投降了。从前参张燕谋最力的袁世凯，这时也受了那森的利诱，不但不坚持收回矿权，反而要出卖滦矿了。表面上他是批准滦州与开平“联合营业”，实际是把滦矿矿权、矿产全部断送。两矿“联合”之后，改称开滦矿务总局，两公司的名义虽仍保留，但滦州矿务有限公司，不过是一块空招牌而名存实亡了。虽然也议定由中国政府委派一个督办，督办有“监察、保护”之权，事实上什么权也没有，一切大权都操在英国人手里。

1912 年，当袁世凯批准这个所谓联合办理合同时，他已做了大总统，滦矿的总理周学熙已当上财政总长。袁的长子袁克定被委为开滦督办，月支 3000 两银子的干薪、200 两银子房贴，每月还有 15 吨煤。

从此不但英商的地位得到法律的保障（从前清廷始终未承认它骗占开平），而且滦州矿区比开平大 10 倍，滦煤质量既优于开平，产量也多于开平，当时产量滦州要占七成，开平只占三成。无怪乎那森得意洋洋地要大肆庆祝了。

开平、滦州合并后，仍由那森任总理，以滦矿一人为协理，先是施秉之（施肇基的兄弟），后即王邵廉，协理的月薪也是 3000 两。可是由合并之日起，天津煤价却由 2.5 元一吨一下子就变成 8.5 元一吨了。

（三）在中国领土上的“独立王国”

庞大而又奇特的组织机构

在开滦矿务总局的组织表格上，有一位由中国官方委任的最高长官——督办，但这也只是“表格”上的最高长官，事实上没有任何实权。袁克定一直当了十几年这样的督办，他什

么事也不管，也不去开滦，每月 3000 两高薪都是派人送去，他唯一的任务就是在领薪册上签个字。

开滦设有两个董事部，一在伦敦，一在天津。伦敦的始终仍称开平矿务有限公司董事部，它才是实际的权力机构；天津的董事部只是表面的装璜，拿他们的话说，不过是为中国人留点面子。早在出卖之初，德璀琳给张燕谋的复信中就谈到这点：“全部有效的管理是在伦敦，所谓在中国的联合管理，几乎是没有的，有也纯粹是英国的。”^①

帝国主义分子坦率地承认：“容许他们设置一个没有实权的董事部，其所作决议我们都可以不理，但是，它给中国人留了面子，并保证给我们在这天朝帝国所不可缺少的当地的支持。”又说：“通知中国董事部的，只是一些让他们知道也无妨的事。必要时，就决然进行，而不理他们。”这就是天津董事部的实质。

第一任天津的董事部主席是德璀琳，那森来了以后，他就以总理而兼董事部主席了。开平与滦州合并后的董事共七人，英方四，中国（也就是滦州）方面三人。英方是那森、杨嘉立、马克非和小那森（那森的侄子，牛津大学毕业）。中国方面是周缉之（即周学熙）、李伯芝（即李士伟）和李希明。

开滦的大权都集中于总理那森一人身上，滦矿的人担任协理，但有权无实权，还不如副理。总理下有两个副理，都是英国人，他们是杨嘉立和小那森，后来那森离去后，杨嘉立就继任总理。协理之下有一助理，由赵天麟充任。赵是前北洋大学校长，美国哈佛大学经济系毕业，与宋子文同班。他是协理王邵廉的得力助手。

在总理、协理、副理之下设六处，除汉文处处长外，全由英国人担任处长。

1. 总务处处长兰恩荷，管理人事、庶务、收发、交通（电报、邮件、信差）、掌印、档案、打字等等，还管电报线。开滦档案分机要档案与普通档案，机要档案上打一红道，是保密的。打字员有 19 个之多，还不包括总理直接使用的打字员。

2. 会计处处长是英籍犹太人芮德，他是牛津大学金钥匙皇家会计学会会员。掌管一切帐目、外汇收支、职工薪水、赢余预算等，银钱帐房也附属于它。

3. 运输处处长诺雅士，人称“大北”。掌管一切运输，调遣车皮、轮船。矿井生产之煤，吊上来经大磅过秤之后，换了车皮，就由运输处负责。运输处还兼管统计。

4. 营业处处长先是小那森，他升任副理后，由思梅士继任。负责卖煤、卖焦炭及水泥、钢砖等等，并管理天津 28 家分销处。

5. 地亩处处长萨敦，能说流利的中国话。地亩处掌握开滦的一切不动产，包括各种建筑及地皮、田亩等等，并主管各种房屋的营造、岁修、制图、设计，以及电工、木工、瓦工等等。

6. 汉文处处长由协理王邵廉兼任，它的任务本来是搞翻译，英译汉，汉译英。可是关于机要的文件，总理另有自己的机要秘书给翻译。这个机构形同虚设，它不过为了安置滦矿合并后的一些高级员司，享受优厚薪水，实际是无事可做。

总务处还附设有一个特殊机构，英文名字是 GZ，带点保密性质。这个机构专搞煤业扩展，事实上它已超出开滦范围之外。那森想把东北、华北地区的大煤矿都攫取过来，但先得实地

^① 见张燕谋的代理律师勒威特在伦敦高等法院的控诉笔录，载魏子初编辑的《帝国主义与开滦煤矿》第 47 页。

秘密勘查，了解具体情况以后，才好下手，所以特设这个机构，网罗一些地质专家，到处去勘探调查，实际等于一个经济特务机关。这个机构的负责人是比国人马秀。据说他是地质学家，在国际上也有点名气，他老在各处“旅行”，暗中调查我国各地煤矿资源。

总理的直接办事人员，有三个机要秘书，除两个英国人外，我就是其中之一。另配备有速记员、打字员等。

在秦皇岛、塘沽、北京、上海、汉口等地设有分理处，经理都是英国人；在香港等地还设有代理处。这些外地机构，都直属总理管理。

仅以天津开滦总局职员统计，共有 220 多人，连同河东煤厂 80 多人，天津共有 300 多人，其中英国人（也有几个比国人）31 个，约占职员总数的 1/10。

中英职员的悬殊待遇

开滦总局的职员，英籍的虽只占 1/10，但这 1/10 的英国人分据要津，行政上、业务上全是他们控制，华籍职员无权过问。在中英职员的待遇方面，除了办公时间是相同的以外，其他都相差悬殊。开滦总局的办公时间比别的机关、企业都短，一天只六小时工作，上午 9 至 12 时，下午 2 至 5 时，礼拜六下午例不办公。

英籍职员中又分英国雇用与本地（指天津）雇用的不同。在英国雇用的以英镑计算薪水，最低薪也是每年 300 镑，最多的高至 2 万镑。每镑按金价涨落计算，如金价涨至每镑 13 元，则按 13 元折算；但若金价落至 9 元，则按 10 元一镑计算。即是说最低亦不少于 10 元，故每镑保证在 10 元以上。英国雇用的实行一薪一红一酬制，换句话说，就是一份薪水、一份红利和一份酬劳，等于拿三份。本地雇用的则以元计，也没有红、酬。

以总理那森来说，他的年薪是 2 万镑^①，再加一红一酬，就是 6 万镑，折合中国银元，每月约 6 万元，这是世界各种企业中少有的高薪。他每月还有保健费 300 两，交际费 500 两（这只是私人的交际，若系因公交际，就由公司开支。不过，他可把任何交际都说成是“因公”）。此外还有房屋管理津贴。而矿工工资，最低每月才 21 元，有的杂工才十几元，不及那森月薪的 1/3000。这真是闻所未闻的差距。

就以同一职务的中英籍职员来作比较，我任机要秘书，月薪 280 元；另有两个英籍机要秘书，年薪 500 镑，加上红、酬就是 1500 镑，折合银元，每月在 1500 元以上，比华籍成员高约 5 倍。

英国人在公司工作了三年，就有半年的探亲假，回英国来去旅费全由公司负担，仍支全薪。住最好的宿舍，有家眷还另有津贴。

中国职员既无红、酬，也无探亲假。工作满三年以上，每年 12 月加发半个月薪水，满五年以上的，12 月发一个月双薪，如此而已。一般也不供给宿舍，除个别的如总理随叫随到的人员如秘书、打字员等以外。高级员司每月有 60 元的房贴。职员每月有 5 吨煤（冬季）或 3 吨煤（夏季）。

在天津雇用的英国人很少，个别有由英国领事或军事机关介绍来的退伍军官，他们的待遇当然远不及英国雇用的，但也比同样的华籍职员为高。

规模宏大的水陆运输设备

① 据在开滦工作过 40 年的赵庆起来稿称：“英人总管年工资为 7200 英镑。”此说较可信。

经营煤矿以开采、运输、销路三项为首要任务，开滦对交通运输是非常重视的。开滦的五个主要矿区——唐山、林西、马家沟、赵各庄和唐家庄都在京奉铁路（即今京山线，下同）沿线，地又濒临渤海，东至秦皇岛仅 360 里，西至塘沽仅 160 里，水陆交通均称便利。英帝国主义为了更大地掠夺开滦的资源，更快地运输出去以加速资金周转，对水陆运输都经过精心筹划。

秦皇岛为北方唯一不冻良港，四季皆可通航。北方较大商港如天津、营口，均系河口而非海口，且冬天结冰；秦皇岛则为海口，三面环海，岛伸入海中成半月形，因水深故冬季不冻，海面风小浪静，载重万吨以上的轮船亦易入口。开滦侵占秦皇岛主权，大力经营，建筑一大一小码头，两码头环列岛前，有若螃蟹之二螯，上敷铁路，以与京奉路衔接。由唐山至秦皇岛车站，开滦铺设双轨，为运煤专线，自备机车 40 台、车皮 800 余辆，煤可以由矿区直接开入海边码头装船，运输极为便利。开滦煤、焦炭均由此出口，平均每天约在万吨以上。

除秦皇岛港口外，在天津、塘沽、新河、上海、烟台、营口、香港、广州均有码头。天津是五河的枢纽，由此转入内河，航路四通八达。在胥各庄有自开的运河。开滦自备有轮船 17 只，专供运煤。还有两艘远洋巨轮“开平”、“广平”，为运载焦炭赴日之用。

此外，又在林西设立发电厂，除供本矿与秦皇岛用电外，并供给唐山市商民之用。自设有电报专线，为营业和运输服务。

称霸冀东的“独立王国”

开滦有自己的港口、码头、运河、轮船，有铁路、机车、车皮，有自己的发电厂、电报专线，有自己的银行、保险公司，还有自来水厂、砖瓦厂、钢砖厂、水泥厂、炼焦厂、印刷厂，以及布匹、粮食、杂货等商业。此外还有大批土地招租，剥削农民，仅秦皇岛附近就有 8 万亩，塘沽、胥各庄等地都有若干地亩，俨然又是一个大地主。自设类似税收机关的收费处，运河要收费，秦皇岛也征收各种名目繁多的税款，如船舶代理费、过道费、堆栈费、码头费等等，码头费收入最多。

开滦依恃帝国主义的特权势力，非法侵占我国煤矿资源，攫取我国土地，剥削我国劳动人民，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在冀东的天津、唐山、秦皇岛成了“独立王国”，谁也管不了它，中国政府的法律，也达不到这块“禁地”。这个“独立王国”，还有自己的武装力量，那就是装备齐全的 500 名矿区保安队。这些所谓保安队，只是保护英帝国主义的财产和利益，对于中国工人和附近的农民，则镇压、骚扰，是骑在他们头上的老爷。

天津、唐山的中国官方大员，或多或少都舔到开滦一点点甜头，得到一些残羹剩饭，像袁克定、周学熙等大员及津绅李上伟、李希明、王邵廉等，名流如严复、傅增湘等，都直接与开滦有关系，这就是英帝国主义笼络中国上层人物的阴险手段。在那个时代的军政大员，几乎没有不崇洋媚外而又爱财的，他们都拜倒在金元帝国的脚下，对于这个“独立王国”，是唯命是从，不敢过问的。

至于秦皇岛，更完全是这个“王国”的天下，无论行政、警政、税收，都是由开滦主管。就连清政府的兵船，开滦也不准它在秦皇岛停泊；不可一世的北洋军阀曹锟，在中国自己的领土——唐山招兵，也遭到这个“王国”的反对，而不得不停止。鼎鼎大名的直隶全省警务处长兼天津警察厅长（后升任直隶省长）杨以德，也不过是这个“独立王国”的保安队的总队长，是那森指挥下的人物。

那森，便是这个“独立王国”的无冕国王。在天津、唐山、秦皇岛只要一提起这个暴君，谁不“咋舌”。就是在各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天津租界，那森也是“吃得开”的。在英租界，他是工部局的董事长，法租界工部局长德玛利是那森的球友（台球）和牌友（麻将），过从甚密。日租界松昌洋行的总经理田中大佐，是经营包销开滦的焦炭生意的，同那森拉的很紧。那森又是外国商团的司令，在中国领土上还拥有 500 名洋兵。

这个“王国”，对中国国庆，既不庆祝，也不放假。但是每年春秋二季天津赛马会期间，开滦却各放五个半天假，下午不办公，好让它的高级臣民们去买马票，去赌博，这更可显示这个“独立王国”的独立性。

开滦对于采矿纳税、矿区赔偿等，从来不遵中国法令。即使少得属于世界罕有的一钱银于一吨的矿井税，也很少照章缴纳。《直隶同乡京官议决开平煤矿办法公启》中曾有“国家税则八年均未交纳”一语，是其明证。且复以多报少，中国税收机关也不敢吭声。

在中国的领土主权范围内，出现了这样一个横行霸道的“独立王国”，好像一把利刃插在中国身上；又像是一根吸血管，不断地抽吸着中国人民的鲜血！

为“王国”效劳的几个人物

开滦总局有所谓四大美缺，这四个人依附帝国主义势力，贪污舞弊，敲诈勒索，结果都转嫁给用煤户。这四个人在开滦、在天津都是声势赫赫，目空一切。天津人爱称“爷”，因此这四个人就是王二爷、何大爷、徐四爷和王三爷。

头一个是银钱帐房。这个“美缺”，由协理王邵廉的侄于王振纲（号荷觞）担任。王是天津人，30 多岁，行二，人们称他“王二爷”。毕业于直隶省高等工业学校，曾任天津林登阁中学教员。王邵廉介绍他进开滦，初当统计员，当时银钱帐房主任是王维衡，他对职员薪水，常压四五天才发，王荷觞带头反对，又联名上签呈，不久王维衡死了，时逢其会，他就坐上银钱帐房主任的交椅。

开滦进出的款项很多，他就从中舞弊。比如交通部交来煤款若干，他倒退十天半月才收帐，实际是 5 日交的，帐上却是 15 日。他把这笔钱拿来放“拆息”，拆息就是按天计算，用一个礼拜，利息 1 分 2 厘。一宗顶一宗的轮换着，总有几笔款在放利。天津有 14 家银号同他有勾结，拿公款去放拆息。每天晚上，各银号跑外的都上王二爷的“衙门”，看他当天结帐情况，以便计划放出多少。

他的薪水是一月 300 两，可是额外收入要比这多的多。王荷觞最讲究吃穿，一个冬季要换 49 件皮袄，天天不同样；天津著名的饭馆，如国民饭店、义和成、聚庆成、天和玉等，他都是挂了号的主顾。每年正月初三、四，他照例要请一次大规模的春酒，借此拉拢各方。春酒一般是 60 元一桌，可说已是最好的酒席，当时白面才 1.8 元一袋，加上烟、酒、饭、小帐等消耗，差不多等于 50 袋白面的价值。

运输主任何月翘，人称“何大爷”，湖北人。运煤车皮是归他管的。天津附近有七八十家土砖窑，他们用的是开滦的一号末煤，一买就是几百吨。他们生产的砖瓦，事先跟建筑部门订有合同，交货有一定期限。这种末煤是由唐山产地直接运到天津西站，少数运到北站，运到河东的就更少。当这些砖窑买到末煤向何交涉车皮时，何月翘总是爱理不理的答道：“这会儿车皮可紧啦，起码也得等两个月。”这些土砖窑资本不多，东拼西凑才买下煤条子，要等两个月如何得了，到期交不上砖瓦，不但无法维持信用，甚者还要罚款。这时何月翘就让他

狗腿子（公事房的听差）出面讲条件，每一个车皮加 150 元（每车装 40 吨），一家就敲诈千儿八百的。没有办法，等着用煤的砖窑，只好随他勒索；而羊毛出在羊身上，他们又把增加的车皮费用，加在砖瓦上了。

营业处下面所属的地方售煤主任徐炳然，广东南海人。这个售煤主任也有他的生财之道。由于开滦煤供不应求，因此卖煤是有限制的，主要先供应各租界的电灯房（发电厂），其次是医院、自来水、电车，这是不能断的。对于商家用煤要受限制，这个大权就操在徐四爷手里。煤价常常出现黑市，根据供求情况时涨时落。在供应紧张时，徐四爷手里的煤价可以翻一番，要是官价 8.5 元一吨煤，商家就要花 17 元才能买到，最少也得加 3~4 元。如果不按黑市价找他买煤，他照例答以“没有”，如果你不信，他还可以拿出许多别人已订好的条子来证明确实没有了；等到你愿意按黑市价格买时，煤是什么时候都有。他用这种手法，每月也要捞上好几万大洋。

也许人们不会想到，在开滦，电报总管也是“美缺”之一。总管名王肇博，天津人。他年纪轻，才 20 多岁，在开滦，人们称他为“王三爷”。他的门路与众不同，不与用户发生直接关系，而是间接敲诈。运输主任何月翘调动车皮，必须经过电报房。开滦自有电报专用线道，不经过天津、唐山电报局。电报不经过总管签字，就发不出去；不暗通关节，他就压着不发。当何月翘对王肇博表示了态度，打通了关节之后，电报立刻就发出去了。

最妙的，这一小撮人还有个小组，他们每礼拜二有个“聚餐会”。参加的除上面提到的何大爷、王三爷、徐四爷之外，还有一个郑把头。因为他们的“业务”，何是与王勾搭着，而徐必同郑狼狈起来，才能配套。表面是聚餐，实际是作交易，互通声气，并统计一周来他们敲诈勒索的收获：卖了多少黑市煤？调了多少车皮？发出了多少电报？如此等等。据熟悉他们内幕的人透露，他们四个人总是一团和气，和平共处，互相勾结，没有矛盾。有点小矛盾，经过四人一协商，也容易得到解决。互有油水，皆大欢喜。

赶上内战，那他们的“利润”就更不得了，如直奉战争那一次，天津大闹煤荒，搞的钱更多。难怪徐四爷发出这样的愿望：“这个仗要多打他妈的两回才好呢。”

这里还得介绍一下天津河东煤厂的把头郑法孟的故事：

郑法孟，山东高密县人。郑家在关外开有油坊，在天津设有分号，郑的叔父是油坊的老板。当他 30 岁那年，正随其叔到关外去，因病留在天津，住在官南街油坊分号。他是一个风月场中人，病稍好就去逛窑子。恰巧，那森的大管事王泰，为了给那森搞女人，也经常在这些地方鬼混，彼此认识了，逐渐成为朋友。

郑法孟迷恋津门的繁华，便不想去吉林了，想托王泰在开滦给找个工作。经过几度商谈，并由郑送给王泰一张 3000 元的支票，请他给他的大东家那森说几句好话。不久王泰居然把事办妥了，不过又敲了郑法孟 2000 元，一共是 5000 元，才给了这个河东煤厂把头的工作。

开滦煤照英国吨位计算，每吨只 1680 磅。运费是由公司规定的，此外，公司不再干预，一切都由把头全权处理。公司对把头还有 3% 的损失补助（如上下车零散损失等），即每百吨煤多给三吨。郑把头除剥削工人劳动力外，更大的剥削是对用户的短秤上。

他送与用户的煤，每吨他要少给 80 磅。纵令当时在煤厂监督过磅，他也有办法应付。事先他教会送煤的舞弊方法，当两人抬大筐煤过磅时，筐上都拴有小绳，谁背着用户的脸就用脚把小绳踩住，马马虎虎一秤，一声“够啦”就完事。

他认为天津缺煤，买还买不到，要烧煤就得找开滦，没有人竞争。本着这种思想，他就大胆掺假短秤，搞了很多钱。

郑把头有公事到局所去，穿着蓝布长衫、布鞋，装出朴素、老诚、可怜的样子。见到有地位的高级职员就垂手屈膝请安。逢年过节，对局所几个重要人物送礼，对王泰另有“孝敬”，自不在话下。

郑把头对工人是作威作福。他常说：“没有我，你们就活不了。山东人多，常年闹旱，关外也没有什么买卖，回老家去就得饿死。”

这个封建把头，还有一套更加毒辣的剥削手段。他搞了一个会，每月拿出一些钱来，工人中有婚丧疾病等事，可以借钱，将来在工资中扣除。少数他还不借，一借就是几十上百，借出时是八九扣，三分利，有些人因为借得多，结果一月的工资，都被他扣作利息了。谁要借了他的钱，这种“阎王债”是还不清的。

（四）其 他 见 闻

印度警卫放高利贷引起的血案

矿区从前有两名印度籍警卫，没有枪，带着棒子，看看门，守守煤堆，当然也监视着工人。这些印度警卫看到有人赌钱，便想出放高利贷的办法来从中剥削。他们放的债都是小数目，一次几块最多十块，大一分的利。借一块钱每天利钱一分，100天就变成两块，一年后便变成三四块了。

唐山地区早先比较偏僻，只有一两家落子馆、澡堂、茶馆，矿区工人缺乏正当的文娱活动，因此赌风很盛。作赌头的人，一般是矿师的管事、马伕，还有工头，晚上在公事房下班以后，就在管事家里或宿舍赌起来。可怜这些工人，几乎是十赌十输，日夜拚死拚活挣来的钱，结果都落到聚赌抽头者的手里。偶尔赌赢了，以为来得容易，也就胡花掉。工资输光了，不但不能寄钱养家，连自己吃饭都成问题，他们仍不死心，总想捞回来，便借钱来赌，这样印度警卫就趁机大放高利贷。工人明知利大，总幻想今天赢了，明天就还债，结果债台高筑，越陷越深。

1921年，工人李文元、李文奎、李文藻弟兄三人，为借高利贷与印度警卫发生冲突，由于印警欺人逼人太甚，李文元忍无可忍，开枪打死了两个印警。李见出了人命，就害怕逃跑了。英国人不但设法制止冲突的扩大，反借口矿区有国际过激派（指布尔什维克），指示印度警卫要大力镇压。工人们认为这事本由印警放高利贷引起，愤愤不平，第二天就演成印警与工人的血斗。双方大打出手，结果工人伤了30多，死了7个，印度人伤亡也不少。

矿区保安队建立起因

工人和印警发生流血惨案之后，总矿师达克尔赶到天津向那森报告，并开会研究善后办法。总矿师说：“从前工人对外国人很尊敬、服从，没有反抗过。现在不同了，一说就瞪眼，一定有‘过激派’从中煽动，若不采取严厉手段，将来还会出事。”

经过他们多次商议之后，通过英国驻津领事求助于直隶全省警务处长兼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杨善吹，说他对于防“过激派”有办法。谈妥条件之后，矿局通过英领事与杨以德签订了一个协定：开滦建立自己的武装，成立矿区保安队，驻在矿区；将印度警卫完全撤消，遣